



[日] 夏树静子

なつき しずこ

第26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得主

日本社会派推理女旗手

当仁不让的“推理女王”

W的悲剧

〔日〕夏树静子 著 杨军 译

向推理巨匠埃勒里·奎因“悲剧系列”致敬的诚意佳作
独树一帜的女性推理小说
没有血腥、没有色情、没有暴力，依然烧脑且魅力难挡
不可不读的重量级推理大师名篇

时代文艺出版社

〔日〕夏树静子
なつき しずこ

W的悲剧

Wの悲劇

〔日〕夏树静子 著 杨军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W的悲剧 / (日) 夏树静子著; 杨军译.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387-5568-8

I. ①W… II. ①夏… ②杨…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56436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闫松莹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Wの悲劇」: W NO HIGEKI

Copyright © NATSUKI SHIZUKO 198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arranged with Woodbell Co., Ltd. Jap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Tim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 Yang Jun

W的悲剧

[日] 夏树静子 著 杨军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 / 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640mm × 910mm 1 / 16 字数 / 162千字 印张 / 13.5

版次 / 2018年3月第1版 印次 /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湖畔的人们	001
第二章	雪中的序幕	024
第三章	顽强的防御	044
第四章	静静的暗示	066
第五章	内贼的计划	092
第六章	悄悄的足音	119
第七章	崩溃的防线	139
第八章	暗中的诱导	158
第九章	黑暗的剧终	186

第一章 湖畔的人们

1

1月3日。

正午驶离新宿车站、开往御殿场的特快电车“晨雾”号，在发车时就几乎坐满了乘客。而对面站台上，开往箱根汤本方向的电车也挤得满满的。这些乘客大多是在东京过完元旦后，又利用元月3日去箱根温泉旅游观光的。

但是，由于去往御殿场方向的很多乘客是年初首次去明治神宫参拜神社，所以当电车到达町田的时候就已下车一半人了。在这条铁路沿线，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看的观光景点和温泉。虽然御殿场的前方是富士山和富士五湖，但这会儿正好赶上冬季旅游淡季。因此当电车到达终点站时，车厢里的乘客只剩下两成左右了。

东京的天气晴朗而干燥，但一过松田天空就被云层笼罩，下午2点钟到达御殿场的时候，居然还下起了小雪。

一条春生一个人从空旷的车厢里走了下来。她在寒风中紧了紧围巾，又把头缩了缩，用有些留恋的目光看了看站台那破旧的屋顶和立柱。

车站的建筑物都是很久以前建造的木制平房。她走出了检票口，三角形的屋顶下方挂着的时钟，正指向2点03分。

这样的地方还叫“车站”，未免太寒酸了……

车站前的广场也很小，到处飘舞着雪花。在车站对面有一个土产品商店和一个小旅馆。旅馆的屋檐下，一条新年挂的装饰物——稻草彩绳在寒风中飘荡着。

从电车上下来的人们走向了各自要去的方向。大概也是因为还在淡季吧，喜爱滑雪和滑冰的年轻人团体来得比想象中要少。

几辆出租车在站前广场上来回开动着，空的出租车几次停在春生的身旁，但她都是一边摇了摇头，一边朝车站的左侧走去。左侧有一块写着“公共汽车停车场”的标示牌。

停车场上还有一块介绍车辆开往方向的标示牌，并且停有两三辆公共汽车。汽车尾部喷吐着白色的烟气。

春生问过之后，得知去和辻摩子住的别墅要乘开往“旭日丘”的汽车。原本摩子讲好要找一辆车到御殿场来接她，但春生认为太麻烦，坚持自己来，并说好乘公共汽车去别墅之前一定打电话给她。

开往“河口湖”和开往“旭日丘”的车是同一个上车地点。公共汽车是由富士吉田开往河口湖，中间经由旭日丘的；但好像也有直接开往旭日丘的汽车。旭日丘是距离山中湖畔最远的一条中心街。

春生看了一下汽车时刻表，好像公共汽车每两小时开出三条线路，下一个班次是2点30分。

于是她从挂肩式皮包里拿出一个钱包和一个笔记本，环视着周围，看有没有公用电话。这时一位大个子男人挡住了她的视线并慢慢地走了过来。

“是去河口湖吗？”

这个男人用略微沙哑的声音问道。他穿了一件紧紧裹在身上的黑色的风雨衣，皮肤粗糙，嘴唇很厚。有30多岁吧，也许更大一些。

“不，我只到山中湖。”春生答道。

“到山中湖什么地方？”

这个男人笑了笑又问道，他一副含蓄的样子盯着春生。春生穿了一件里面带毛的巴宝莉的大衣和一双茶色的长筒靴，又挎了一只肩挂式提包，一看就是城里的公司职员外出旅行的样子。

“去旭日丘。”

“啊，那正好顺路。要不上我的车？”

说着，他用手指了指停在车站广场外面的一辆银白色跑车，是“奔驰”车，还是东京的牌号。

春生的视线从那辆车上又回到了这个男人的脸上，她变得警觉起来。像这样的劝诱并不少见。特别是当她一个人外出旅行时，劝她搭车的人时常可以碰得上。如果是熟人的话，自己会十分感谢并立即上车，就像美国人那样搭车旅行。当然，在不是熟人的情况下就要准确地判断对方是否存有歹意。

春生呼了一口气，稳定了一下心情后答道：“谢谢。我的朋友说好要在公共汽车站等我。”

这个男人看了看春生手中的钱包和笔记本。

“定好了吗？”

“不，我马上打电话。”

“那我把你一直送到你的朋友家不好吗？”

“嗯，不过……”

不过，打听一下从停车场到别墅的这段路的情况也好……

春生心中这样想着，但嘴上却说道：“不过，我还是坐公共汽车

吧。”

“是嘛，那就算了。”

这个男人多少有些遗憾的样子，皱了皱他那对粗重的眉毛，又朝汽车那儿走了回去。

春生一直看着他坐进驾驶席把车开走之后，才返回火车站方向。因为她看到在一棵银杏树旁边有一个黄色的电话亭。

刚才那个男人是个别有用心的歹徒呢，还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

春生一边看着那辆远去的汽车留下的两条轮胎轧出的湿痕，一边歪着头思考着。她偶尔也碰上过对她颇有好感的鲁莽男子向她大献殷勤，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今天婉言谢绝了这个陌生男人的“好意”，这也许是对的，不过……

春生一边想着一边走进了这座电话亭。她拨出了别墅的电话号码。山中湖畔包括了山中湖村，从御殿场向外就算是郊区了。

电话铃响过三声之后，传出一个年轻姑娘的声音：“喂，这里是和辻家。”

春生听出不是摩子的声音，也许是从东京来的佣人吧。春生又投进去一枚一百日元的硬币说道：“啊，我是一条。请问摩子小姐在吗？”

“她在，请稍等一下。”

“喂，喂。”

过了一会儿，听筒里传来了一个温柔的女声。听到这种天生温柔的声音，春生马上就知道了她是摩子。

“是摩子吗？我已经到御殿场了！”

“啊，是老师啊，我终于等到您来了！”摩子发自内心地欢呼道，“我还担心太晚了呢。”

“真对不起，昨天晚上我和朋友在剧本教室里打麻将，今天睡了个懒觉。你那儿的工作有什么进展吗？”

“嗯……不过我没有见到老师，心里有些不安……”

于是摩子告诉春生，要乘坐2点30分的公共汽车，到“旭日丘”站下车，她在那里等候，并告诉她大约要用四十分钟。

“大家都到齐了吧？”

春生问道。这时她已经感到背后的停车站有不少说话的声音了。

“基本上昨天就都到了。另外公司秘书室主任和佣人也都在，不过有些人马上要回去，这样一来今年就只有8个人了。”

“都是亲戚吗？”

“啊，是的。”

“那是不是太麻烦了，我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呢。”

“不，不要紧的。反正老师还有那么多天的假期呢……我这么失礼，连我母亲也很不好意思呢！不过，我还是非常希望您能来的，真的……”

听她的语气春生非常放心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说完，春生把电话挂断了。

她提起刚才放在脚边的提包走出了电话亭，外面的雪比刚才更大了。

这个小型的提包十分沉重，里面放了两本书：一本是她常用的《辞典》，另一本是英文原著。

和辻摩子是东京私立女子大学英文系的四年级学生。而春生则比她大三届，算是前辈，今年二十五岁，职业是一名剧作家，所以平时很少有人称她为“老师”。春生算是业余“打工”而同意教授摩子英

语会话。因此从这天起她就被人们称为“老师”了。

摩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家庭的女儿，她的外公和辻与兵卫是一家在日本屈指可数的制药公司——“和辻药品”的会长，他和这个公司名称一样，在日本也算是个名人了吧。和辻家有一个规矩：每年的正月，与兵卫把所有的亲戚召集来别墅，同时每家的佣人也一起来，大家一起度过两三天休息日。

今年选择了山中湖畔这所别墅。宾客中原本没有春生，由于摩子的一再要求，才临时同意请春生也参加，理由是请春生帮助摩子完成毕业论文。

摩子论文的主题是对美国弗吉尼亚狼的观察。摩子对弗吉尼亚狼有着充分细致的感受，但是因为她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同一所私立学校，入学考试基本上是免试的缘故吧，所以在外语学习上稍显不足。而英语系的毕业论文要用英文书写，这篇论文上交后，她还要进行面试。从上交论文到面试一共只有十天时间，因此她希望在这段时间里让春生整体看一下她的这篇论文，并找出其中的错误和不足来。

因为校方的要求是过了圣诞节后提出的，所以摩子一下子失去了信心。她几乎是哭着求春生来家教的，因此春生实在不好拒绝。不，就算是摩子提出了别的什么要求，春生也不好拒绝。因为对于摩子这个在心理和身体上都如同温室里长成的“卡特莱兰（巴西的国花）”一样的姑娘，春生认为无论是谁都会精心加以呵护的。也就是说，摩子天生具有一种令人爱怜的魅力。

即使现在的和辻家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当紧密的人际关系，但春生仍然可以看出只有摩子是大家所爱的中心。

然而，正因为摩子成了大家的所爱，于是便也酝酿了悲剧的开端。

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下已经聚集起十来个人了。

预定2点30分驶离御殿场站的公共汽车，穿过商业街，行驶到138号国道的中途，就看到了雄伟的富士山。虽然富士山被大雪覆盖，但并不如春生想象中那样雪白。

从山顶到山腰有许多垂直的暗蓝色的“竖道”，使整座山给人一种险峻的感觉。

修建得非常好的公路弯弯曲曲地向上攀缘。从前风挡玻璃望出去，富士山宛如中国的泰山一般稳重、坚固。跟今天早些时候乘坐新干线时远远看到的纤细得如同少女一般的富士山截然不同。于是在春生的眼睛里，这座富士山现在是那样的威严、庄重。

突然间，春生的心中涌出了“真的到富士五湖了”的实感来。

雪仍然猛烈地下着，一点儿没有要停止的样子。公路两旁都是菜地和杉树，有时还可以看到大片的树林，十分壮丽。那些细细的树干笔直地伸向天空，与落叶松的树形完全不同。树与树之间堆着积雪，橘红色的夕阳从树梢之间照射下来，前方的富士山绵延不断，形成了一座巨大的屏风。

每到一个车站，售票员都会向大家提示站名。一般只有两三个人下车，但几乎没有一个上车的。

据说有九十九道弯的盘山路一直向前方延伸着。当汽车拐过了最后一个弯道时，前方出现了一块写有“山梨县·山中湖村”字样的标示牌。

再向前走一点儿，还可以看到一块写有“笼坂岭”字样的木牌。

“这就是海拔1015米的笼坂岭。这里在过去被称为‘镰仓大

道’，是东海道所产的鲜鱼、盐，以及镰仓和江户文化通向甲州的近道。但笼坂岭又是一处风暴雪疾的难关。汽车不久便要到达旭日丘了。”

没等放完录音机里女性播音员的介绍，汽车果然开始下坡了。雪仍然猛烈地下着，两侧的建筑都被大雪笼罩了起来。

前边似乎就是山中湖畔的别墅区了。每幢建筑都与当地的民房建筑不同，显示着独特的风格。

下坡路的前方可以看到一大片湖面，这条公路和湖畔旁的道路形成了一个直角。在这个夹角处公共汽车停了下来。“旭日丘”到了。

春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她的目光里映出了站在汽车站屋檐下等候她的摩子的身影。摩子身披一条女式长披肩，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女式齐腰短上衣。那条深棕色的长披肩紧紧地包裹着她的头。她穿的裙子和长披肩是同一颜色，一双纤细小巧的腿在裙子下裸露着，脚上是一双高跟的长筒靴。远远望去她和平时一样，留下一个挺拔而苗条的剪影。她似乎已经看到了车厢里的春生，远远地向春生招了招手。

摩子向先冲下了车的春生问候道：“新年好！”

春生也还了礼。两个人一张口，使哈出了两道白气来。

“好冷呀，这个地方。”摩子像抱歉似的对春生又说了一句。

摩子长了一张鹅蛋脸、一双柳叶眉和细小的眼睛、高耸的鼻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集中了日本人优秀的面容特点。丰满的脸庞更给人一种温柔可爱的印象。

“冷是冷了点儿，不过还可以。”春生一边说着一边禁不住打了个冷战。

“还是我开车去接你就好了……”

“从这儿要走多长时间到你家？”

“快一点儿要15分钟。”

“那就没有什么嘛！”

公路两旁建有加油站、餐馆和土特产品商店。好像还有许多胡同，看上去这一带似乎是旭日丘的中心繁华地带。

“我家在那个方向。”

摩子指了指面冲着湖水的左侧山峦。

“它在旭日丘别墅区的西侧，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春生跟着她走过步行桥，然后沿着湖边走在公路上。这时的雪好像小了一些。虽然公路上还时不时有汽车驶过，但几乎见不到一个行人。

“湖水已经冻上了吧？”

“不，流动的地方还没有冻上呢。”

湖面上还可以看到满是白色和蓝色的波纹。那是由于寒冷而“凝固”了当时波动的湖面的缘故。高出的波纹呈现白色，而波纹之间呈现出了深蓝色，大概是用来钓湖中的若鹭鱼的吧。湖面上还有两条小船，除此之外，看不到一个滑冰的人。岸边枯萎了的芦苇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好一派寂静的风景！而耸立在前方的富士山的雄浑，更给这风景增添了冷峻的感觉。

湖岸建有饭店，还都搭好了松门。在种植着白桦树的前庭里流传出立体声音乐。

“冬天里只有新年才有客人来。”

摩子看着饭店的方向对春生说道。

她们走过了饭店，继续朝别墅区走去，在旭日丘向湖水的北侧望去，别墅区从三个方向围住了刚才的繁华大街。从湖畔的公路分出了几条几米宽的小路，从那些小路又分出了更窄小的岔路通向各家各户。

摩子前头带路，从旭日丘的交叉路口算起第三个岔路口向左拐去。一背向湖水，这条小道便开始上坡。路面上覆盖着已经冻结的冰雪，两侧的木栅栏底下堆着积雪，大概是住户清扫过了路面，路两旁的积雪明显要厚一些。

“路滑，要当心啊！”摩子提醒道。

别墅一栋栋地被分隔开来，越向山坡上修建，间隔就越大一些。远远看去大多数别墅占地面积较大，还有些大型综合楼式的建筑物，大多具有西洋风格。当然也有一些纯日本风格的和山中小屋那样的三角形屋顶的建筑物混于其中。各个建筑之间都种植了许多松树、落叶松、白桦树和枫树。

山中夕阳沉下去的时间要比平原早一些，加上这时的云层较厚，这一带显得十分昏暗，使人感到更加阴冷。小区里到处都是像伦敦瓦斯灯那样的古典式的路灯。大部分的别墅早已关闭了大门，只有标有公司宿舍和体育馆的大型建筑物中似乎还有人。

两个人默默地朝上坡走去，彼此都可以听到对方的喘息声。

这时，突然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坡的上方出现了一辆闪着车灯的汽车正在慢慢向下驶来。这是一辆白色的中型汽车。

这条路的宽度似乎只能通过一辆车，于是摩子和春生为了避让这辆车，立即站到别墅的围栏边上。

但是这辆车在开到她们两个人的身边时停了下来。

从驾驶席的车窗里露出了一张年轻男人的脸，冲摩子笑着。他一头短发，戴了一副闪着金光的金属框架眼镜。

“我是专门来接你的。我听说摩子在大雪天出门了。”

“我出门时还没有下雪嘛。”摩子温柔地对他说。

“还是先上车吧。”

这个男子说着回过身打开了后排座的车门锁，摩子和春生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外公的侄子，和辻卓夫先生。在和辻药品公司的秘书室工作。”

摩子指着开车的这位男子对春生说道。然后她又介绍春生：

“这是从去年春天一直教我英语会话的一条春生老师。啊，虽然说是我的老师，可她很年轻呢！她的本职是写剧本，写了不少剧本呢！”

写出剧本是我的梦想！

春生差点儿说了出来，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和辻卓夫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欢快地眨了眨，像是评价般地打量着春生。

然后他立刻问道：“你能教英语会话，那你一定在国外生活过了？”

他的话中带有羡慕和探问的口气。

“谈不上什么‘教’，只是比较熟悉一些罢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美国待过一年多……”

“啊？在那儿留学的？”

“不，不是去留学，只是因为有个机会去美国各地走了走吧。”

卓夫听罢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看着春生，然后连忙把目光又移向了别处，他似乎要说什么，但又像改了一下口似的说道：“啊，其实我是想打听一下，因为去年我也正好在美国待了一年，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留学。当然是大伯父给的钱我才去留学的。”

说到这儿，卓夫欢快地笑了起来。他又把目光转向摩子：“好了，咱们快点儿回去吧！会长说今天要早点儿吃晚饭，然后有话要对你讲。”

卓夫向前坐定的时候，摩子咂了咂嘴，低下了头。

卓夫重新打着了火，飞快地倒了一下车，调整好了车头。心情复杂而忧郁的摩子，欢快的卓夫，他们的话语深深地印在了春生的脑海里。

从去年春天到现在，摩子一般每个星期来学习英语两次。她偶尔也讲一讲家中的事情。她透露过外公最近总对她提订婚的事情。

这位年轻人会不会就是那个“候选人”？

这个想法虽然很唐突，但春生还是在心里琢磨了一下。

对于这一点，摩子此时此刻的表情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谁都爱着摩子。可是难道她不比任何人都更孤独吗？

春生突然这样想道。

3

卓夫的车在雪后很滑的小路上慢慢地开着。在敞开着的重重的别墅铁门前他把车停了下来。大门一侧的石柱上镶着一块铜制的铭牌，上面刻着一行字母：Watsuji。这是“和辻”两个字的罗马字拼写，潇洒漂亮的花体字。特别是那个大写的“W”，在雪地的映衬下越发醒目。

进到院子里，卓夫更加小心翼翼地把车开进了前院边上的一座车库里。车库里还停放着另外两辆汽车。车库的房顶也被雪染成了白色。

春生认为，和辻制药公司会长的别墅，肯定是非常豪华的，但却和她预想的不一樣。别墅整体很美，美得令春生赞叹。

这栋建筑的占地面积相当大，在这一片别墅中首屈一指。因此它

在树林的包围中显得有些孤零零的。

这栋建筑是北欧风格吧？用木材围就的浓重的巧克力色的屋顶呈三角状，被涂成乳白色的墙壁，二楼的窗户很少。一楼和二楼的阳台突出建筑主体之外，还装上了铁制的围栏，仅这一点又让人感到仿佛是欧洲中世纪的建筑风格。在屋顶的正中央，竖有一根避雷针。避雷针的中央亮着一盏星星状的灯，闪烁着蓝色的光。看上去仿佛是西式的饭店。在大朵大朵的鹅毛雪片的衬托下，这栋本来就孤零零的别墅又蒙上了些许神秘的气氛。

“好漂亮呀！”春生感慨万分地说道。

“明天天晴了我带你参观一下。啊，快请进吧！”摩子牵着春生的手向屋内走去。

卓夫礼节性地说道：“我替你拿着吧。”说着他接过了春生的手提包。

他们来到这栋“L”形的建筑的一角，登上了石阶就来到了正门前。大门是一扇装饰着精致雕刻的沉重木门，但比起别墅的整体来，这扇门还是让人觉得很轻松，这也许是主人特意营造的吧。

在一层客厅，春生受到了摩子的母亲和辻淑枝夫人的欢迎。摩子在东京住在柿之木坂，她的母亲淑枝夫人每个星期去看望摩子两次，春生和她见过好几次面。今天淑枝夫人打扮得艳丽无比，春生从未见她这样装扮过。平时她都把头发向后梳，而今天她的头发蓬松得像朵绽开的牡丹花；头顶还戴了一个郁金香造型的发卡。她今天的这套打扮，不禁使春生想起了著名影星玛丽·罗兰来。

这并不能表明她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傲慢女人。她是和辻与兵卫的外甥女，今年都45岁了，但容貌依然端庄秀丽，颇有大家闺秀的气质。在春生看来，她是一位传统女性，是那种默默为这个家庭奉献、